

王聰明，《雙城記：明清清淮地區城市地理研究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20年，456頁。

近年來，歷史城市的研究呈現出諸多取向，擇其要者，一是偏重於「地」，討論城市形態、城市景觀、城市體系的變遷；二是偏重於「人」，考察商業、市政、文化、環境等內容。此書是王聰明博士根據其博士論文修訂而成。全書除緒論、結語外，共有六個章節，涉及城市沿革、人群結構、城鎮空間、水利水患等多個話題，最終歸結於區域城市體系的演化。本書雖立足於歷史地理學本位，但也在努力呈現人的存在與作用。

這片被作者稱之為「清淮地區」（「清」即清江浦城；「淮」指淮安府城，即山陽縣城）的小區域，地處黃河、淮河、京杭大運河三河交界。這裡原本的中心位於山陽（今淮安市淮安區），隨着河運重心轉移，經濟活動集中於清江浦鎮（今淮安市主城清江浦區，康熙年間駐河道總督，乾隆年間清河縣治遷於此，民國改稱淮陰縣），區域中心城市隨之變動。該地區歷史有兩條重要線索：第一，因為它黃淮運交匯的獨特地理位置，「水」在城市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；第二，水路發達又造就其區域交通樞紐的地位，是所謂「南船北馬」的分界點，鹽、漕、河多種政務匯集於此，移民活動頗為頻繁，水與人的互動共同構成了區域歷史演進的基調。作者抓住這兩條主線，開始描繪明清時期區域中心由「淮」轉移至「清」的精彩圖景。

首章從沿革角度介紹區域概況。當地早在秦漢時便已設置淮陰縣，元初廢縣之後，臨近的清河縣曾試圖延續淮陰的歷史傳統。但另一邊，修築於東晉的山陽城，歷經唐宋楚州城、元淮安路城多個階段，最終定型為明清淮安府城，已然成為區域中心。「淮陰」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，成為兩縣不斷爭奪的資源。山陽長期作為府治，在土人唱酬中繼承了「淮陰」文脈，甚至人為製造出帶有「淮陰」特色的韓信、漂母故跡，正如作者所言「明清淮陰即山陽」（頁57），這也是彼時山陽城市地位的明證。

次章討論的是明代山陽城的人群狀況。飽經元末戰亂，淮安府人戶凋零，甚至有「淮人僅餘七家」的說法，隨着明前期衛所移民、明中後期商業移民先後遷入，山陽的地域人群得以重構。這些移民定居後，團結宗族、相互聯婚，既要佔籍參加科舉以博得功名，又廣泛地投身地方公共事務，建設坊巷、樓閣，甚至獲得了官方恩典建造牌坊。日臻成熟的晚明山陽士紳群體，成為影響城市命運的主導力量。

第三章題為「明清山陽城的空間形態與地域結構」。作者先從城牆修築、城門（包括阜門與水門）設置入手，分析山陽舊城、新城、夾城三城一體的獨特形態。緊接着深入城市內部，考察坊廂隅圖等基層行政分區的實際變化，對公署、市場、宅邸的方位均予以細緻考訂，甚至還別出心裁地復原明代山陽舊城的街巷分佈（頁158）。由於遷入山陽的衛籍軍士隸屬淮安衛、大河衛，他們集中居住在山陽舊城、新城之中，而商人家族多選擇城外水道密集、交通便利的河下關廂地區定居，人群的差異，形塑了山陽「內政外商」的城市格局。

由於河網密佈，清淮地區水患頻仍，水利建設也是區域社會歷史的重要線索，隨後兩章集中研究水環境對城市發展的影響。第四章從微觀層面切入，考察山陽城市水系中市河、文渠、三城總濠等水道的修建與演變，當地士人還將之納入所謂「巽亥合秀」的風水闡釋框架中。明清時期，山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於修築護城堤堰、疏鑿河道，大大改變城市面貌。不僅如此，作者又以文渠和城西湖泊為例，說明水患帶來的泥沙、水體同樣也在塑造着城市景觀。第五章從中觀尺度敘述明清淮安的水利建設，包括興修禮字壩、信字壩、新莊閘，以及草灣改道等事件。並以天妃信仰為例，考證水神祠廟的時空分佈狀況，進而反映區域城市的興衰隆替。其實，山陽縣城（府城）、清河縣城（舊縣）、清江浦城三者均受到水利與水患的同時影響，用書中的話說即是「利害相生」，區別在於因為地理位置及閘壩修築的差別，三者命運各異：受災最重的原清河縣城被取而代之，程度中等的山陽縣城趨於衰弱，而受災最輕的清江浦鎮則逐漸成長為區域中心。

上述幾章側重以山陽為研究中心，描繪其具體發展情形，最後一章的焦點轉換為清江浦鎮，闡述他對清淮區域中心移動的理解。清江浦城地處交通要衝，是運河沿線的重要城鎮之一，與以往學者大多注意到運河對城市發展的重要影響不同，作者希望強調的是商業與政治因素，即清江浦得以日趨興盛的內生動力的重要性。清淮兩地彼此追趕的相互作用力最終服從於經濟因素，由於經濟實力愈發突出，清江浦政治地位逐漸得到提高，這無疑是對其經濟地位的一種確認，反之又進一步強化其區域經濟中心的地位，到嘉道年間，清、淮雙城鼎立的格局已然成型，清江浦最終取代山陽已是大勢所趨。進入近代，由於鹽政改革陷入泥淖、捻軍數次東來，山陽多罹兵燹，漸漸衰弱為一老年都市，清、淮二地都面臨巨大的衰敗危機，但清江浦次第舉行的交通、市政建設，使之早先一步扣響近代化的大門。一升一降之間，清淮區域中心最終轉移。

縱覽全書，作者對清淮「雙城」性質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。本書標題定為「雙城記」，已暗含着一個關鍵問題，清、淮兩座城市是應當視為一體，抑或是作為兩個獨立個體予以考察？以往學者一般將同一縣域內、位置相近、築有城牆、具有較強互動關係的兩座城池稱作「雙子城」，即所謂「複合型城市」。但由於政區變動，清江浦鎮隸屬於山陽縣時地位尚不突出，而其最終超越山陽成為區域中心時，早已是清河縣縣治，且清江浦未築城牆，並不符合上述條件。二城相距其實僅僅20公里左右，作者沒有囿於行政邊界，而是以整體區域態勢將清、淮視為「雙子城」，可以說頗具洞察力的判斷。

本書立足於歷史城市地理、歷史社會地理，從水、人、城等幾個角度抓住區域發展要旨，為我們展示歷史城市研究的一種可能。其精彩之處在於沒有簡單地將城市作為一個孤立的研究客體，而是充分考慮它的內部構成，尤其是地域人群扮演的角色。在作者的筆下，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物質空間，而是充滿「人氣」的活的生命體。

當然，本書也有兩點值得完善之處。其一，全書副標題雖冠以「明清清淮地區城市地理研究」，但內容主要還是集中在區域中心城市上，作者一開始強調自己研究「清淮雙城」之目的在於討論「區域城市中心轉移及新的城市體系形成」（頁8），顯然前者在書中有較好解答，而城市體系的複雜性則被相對被淡化，如這一區域星羅棋布的河下、板閘等小城鎮並未得到足夠關注。其二，書中徵引地圖較多，但缺少概括性的區域總圖，對於沒有相關地理知識的讀者而言，要準確理解各城池、河道、閘壩的相對方位是頗為吃力的。

限於篇幅，書中尚有一些話題未及展開，尤其是涉及近代的內容，如咸豐年間黃河再次改道、漕糧改為海運等事件如何具體影響到清、淮城市命運，都依然是極富魅力的話題，有待未來繼續拓展。

葉鵬
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